

賽珍珠眼中的中美男女

賽珍珠的《大地》系列以及《母親》等，讓人以為她只是一個通過文學形式來描寫表現中國、美國的家庭男女主題的現代作家。其實，在小說形式之外，賽珍珠也是一個文論家，一個通過文化思想隨筆與批評等，來多樣式地表達自己對於中美兩個不同國家的家庭（傳統家庭與現代家庭）以及男女問題的現代跨文化的觀察者、思想者與批評者。

在其並沒有受到多少注意的一部批評隨筆集《男與女》(Men and Women)一書中，她主要分析討論了這樣幾個問題，即「男女關係的不和諧」、「中美家庭比較觀」、「美國的女性」、「女子如天仙」、「女人與戰爭」、「男與女彼此相教育」、「女子與自由」。

直觀而言，上述話語，也都是現代知識分子們所關注思考的兩性與家庭問題中的基本問題。就此而言，賽珍珠的觀察與思考，並沒有偏離她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的思想時尚，或者說，她就是那個時代的思想時尚中的一個觀察者、思想者與言論批評者。但她身上獨特的經歷，使得她的觀察、思想與批評，既有別於她的美國同胞，又不同於那些以為她會過於站在所謂中國文化立場上進行言說的人的一廂情願式的幻想。

賽珍珠從小即在中國人的世界裡生活，她與中國式家庭所造就出來的孩子們長久相處。儘管她一再申說她感謝自己的父母，是他們的努力，使得她從小依然能夠在一個純正的美式家庭中長大，但她同時亦說自己不僅有足夠的機會觀察並適應中國式家庭，與那些家庭中的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不同教育背景和文化程度的成員往來或打交道，而且更關鍵的是，她的這樣兩種經驗，使得她能夠比較冷靜地觀察比較中美兩種不同類型的家庭——在她看來是如此不同，而且更難得的是，她能夠超越一般意義上的中西對立、傳統與現代二元的觀點，也能夠超越中國現代啟蒙知識分子對於傳統相對比較簡單的或者過於理論化的批評，以及對於西方或現代家庭形式與家庭制度過於理想化的想像與追求。

不僅如此，她個人與一個美國知識男性的婚姻家庭生活的經驗，亦讓她從直接經驗的角度，比較反思現代小家庭形式的結構性長處與結構性短處，讓她從一開始就沒有陷入到像中國新文化運動時期一些言論家們對於現代父母子女為形態的核心小家庭形式及生活方式的現代迷信與憧憬之中。而與丈夫婚後生活的不大如意，讓她對婚姻家庭中的女性內心世界的複雜經驗，有了切身的感受體會，她不僅將這種感受體會延伸到她對美國其他現代女性的婚姻家庭生活的思考之中，亦延伸到她對中國家庭的思考之中。這從她的《東風·西風》、《閨閣》等相對比較單薄的文本，轉入到《大地》、《母親》這些明顯要厚重得多的文本實驗中可見一斑。

一般而言，《大地》被視為一部描述一個舊中國內地農民的個人發家史的故事的小說，其實，在這部「三部曲」的宏大敘事中，賽珍珠亦全面並不失深刻地觀察表現了中國男女、家庭、家庭中的經濟結構及人在家庭中的身份地位等更帶有普遍意味的命題。其中，王龍以及他的妻子阿蘭身上所明顯帶有的美國歷史的第一頁時期——即所謂開疆闢土時期——那些不畏困難艱險、含辛茹苦、吃苦耐勞、團結合作、勤儉持家等等美德與文化品性，而且將對這些美德與文化品性的描寫表現並不限於一個預設的理論語境或個人經驗語境之中。《大地》和《母親》中極度真實的中國式家庭與男女的生活存在方式與形態，不僅直接挑戰着中國讀者對於這些描寫敘述的審美解讀經驗，而且同樣挑戰着美國讀者對於這樣一個非常中國化的文學文本中的家庭男女故事的審美解讀方式。令人或欣慰或費解的是，《大地》不僅在短短的時間裡反覆再版，而且還被美國導演拍成電影——那個時代的美國製片人和導演，顯然並沒有期待從中國觀眾和市場那裡得到經濟上的回報。那麼，他們在這樣一部電影中表達了什麼，又期待美國的觀眾們從中看到想到什麼呢？

燈下集

段懷清

紐約隨筆

紐約隨筆

紐約隨筆

紐約隨筆

紐約隨筆

紐約隨筆

「幸福指數」與「煩惱指數」

海納

北京大學的一個研究機構，近日公布了內地二十八個大中城市的「煩惱指數」。其中「煩惱指數」最高的城市是武漢、濟南和西安。大連、合肥和天津，最低的是寧波、廈門、長沙、無錫、福州和長春。其餘上海排第九位、重慶排第十八位、杭州排第十九位、北京排第二十位、廣州排第二十一位。很多的媒體在報道這一消息時，都說「寧波最幸福」、「武漢最煩惱」。

文化什錦

看了這條消息，那些排在煩惱前列的城市，肯定會不高興。他們一定會問，你們那個調查和排名，真實嗎？準確嗎？客觀嗎？全面嗎？憑着幾個人的印象，就說我們這個城市，是讓人煩惱的城市，不僅僅城市的官員不能答應，城市的市民也不能答應。

文化什錦

「煩惱指數」也叫「平衡指數」，主要反映的是職場人工作與生活的平衡程度。在每個城市的職場，都存在工作任務、人際關係、角色模糊和衝突、職業發展、時間平衡、組織傾向等六大壓力源。在這種壓力測試中，如果職場人感覺工作壓力越大，那麼「平衡指數」就越低。同樣，「煩惱指數」就會越高。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北京大學公布的「煩惱指數」，才是真正的「煩惱指數」。

加勒比海北端的群島

陳安

由於沒有學好世界地理，這次應兒子兒媳之邀前往加勒比海旅行之前，竟不知在這個海域的北端有一群名為「The Turks and Caicos Islands」的島嶼，中文譯名為「特克斯和凱科斯群島」，深感自己孤陋寡聞。

直到出發前一天，才匆匆從網絡上了解到，特克斯和凱科斯群島由八個較大的島與約三十個小島和沙洲組成，位於巴哈馬之東南，古巴之東，海地之北。有的地理書也把這些群島劃入大西洋，因為它們就介於加勒比海與大西洋之間。加勒比海海域的島嶼統稱為西印度群島，現有巴哈馬、古巴、牙買加、海地、多米尼加等獨立國家，也有至今仍屬於英、法、美三國的「海外領地」，聯合國非殖民地化特別委員會將這些屬地列為「非自治領地」，特克斯和凱科斯群島便是英國的屬地。

我們一家三代人在紐瓦克乘坐聯合航空公司的班機，飛行三個半小時後抵達該群島西端的普羅維登西亞萊斯島的國際機場。機場入口處牆上貼有歡迎詞：「特克斯和凱科斯群島以太陽、沙灘和大海歡迎你們」，英文裡日、沙和海三個詞的首字母都是「S」，所以也可說歡迎我們的是三個「S」。

事實上，人們到這裡來欣賞和享受的，主要就是明媚溫暖的陽光、細軟潔淨的沙灘和晶瑩剔透的海水。度假村的漂亮房舍、泳池和棕櫚樹，遼闊的海面和白色的沙灘，都沐浴在陽光裡。那海水，由於海底深淺不一，呈現一道道不同的顏色，有的碧綠，有的淺藍，有的墨綠，有的靛藍，與蔚藍的天空諧調讚美，構成一幅動人心魄的大自然美景圖。

愛游泳的人，可以在這裡近岸的淺水區暢遊，也可以隨遊船到深水區，戴上「水肺」即水下呼吸管潛泳，伸手從珊瑚礁上摘取海螺。遊船上的導遊會做給你看，如何剖開這種英文名為「chonch」的大海螺，



格萊斯灣的日落

陳安攝

還會和西紅柿一起做成「康克色拉」招待你。導遊也會帶你下船到荒島上去拜訪生活在灌木叢中的蜥蜴(lizard)，西印度群島上的蜥蜴一般都比較大，另名為「iguana」，中文譯為「鬣蜥」，「鬣」字可以讓你想聯想到鬣狗、鬃羚，儘管鬣蜥身上並不長鬃毛。

我一直為自己深感遺憾，因為我是個不可救藥的「旱鴨子」。我知道，人要與大自然親近，我愛接近森林、原野、山嶺，可我始終不能與水相親，不能在水中自如游動，總會感到水對生命的威脅，但在特克斯和凱科斯，我至少可以赤足徜徉在沙灘上，接受涼爽海風和拍岸小浪的撫慰。我也愛半躺在度假村海邊的躺椅上，時而望望大海，凝視划槳的小艇、徐行的帆船或疾馳的汽艇，感受一種浩瀚而安謐的氛圍；時而讀讀有關特克斯和凱科斯的文字資料，想像一下該群島的過去，覺得其曲折的歷史饒有趣味，也令人尋思。

這個以一種仙人球名字命名的群島，面積四百三十平方公里，八百多年前，就有來自幾個加勒比海島國的數百名印第安人居住在這裡。五百多年前西班牙人來到這裡之後，群島就開始了數百年的殖民地和奴隸交易的歷史，先後被西班牙、法國和英國佔領、控制。如今這裡居住着大約四萬五千人，其中百分之九十是黑人，我們在度假村遇見的男女服務人員都是黑人，都很和善、有禮貌，主動和人打招呼，向人點頭微笑。他們的祖先自然都是黑奴，有的是直接從非洲販賣來的，有的是美國獨立革命後，由逃亡的親英殖民主義者從美國南方帶到這裡來的。奴隸們在這裡種棉花、捕魚、製鹽，養活他們的白人奴隸主，自己過着極為貧窮的生活。

我發現，特克斯和凱科斯的歸屬是一個歷史大問題，迄今為止尚未得到最後解決，儘管多次立憲、修憲，卻始終無法確定自己的歸宿。它們曾是多國殖民地，又先後是英國殖民地百慕達、巴哈馬、牙買加的一部分，在牙買加獨立後，成了英國的「王冠殖

地」，也即直轄殖民地。群島也有過自己的政府，也曾打算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正式獨立，可一九八〇年大選中獲勝的政黨是「非獨立派」，結果拋棄了獨立的主張。

二〇〇六年，執政黨表示要將獨立作為其「最終目標」，反對黨則認為，這是執政黨以此為擋箭牌來阻撓調查政府的腐敗行為。二〇〇九年，鑒於「特克斯和凱科斯群島政府的腐敗狀況」，英國政府宣布暫時撤銷其自治政府，由英國女王任命的總督前來管治群島。前政府人員譴責英國政府發動「政變」，聲稱「我們的國家又一次被英國入侵，又一次成為英國殖民地」。但據媒體報道，一般民眾卻表示歡迎英國總督。

就這樣，特克斯和凱科斯群島今天是「英國海外領地」，島上飄揚的仍是米字旗，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是其君主，總督代表她行使權力，在此按英國普通法實行法治，以英文為官方語言，但以美元而非英鎊為統一貨幣，居民不是英國臣民，而是「特克斯和凱科斯群島人」。

在其憲法不斷修改、政府反覆更迭的過程中，還有一個重要插曲。那就是加拿大政府與特克斯和凱科斯群島政府之間的眉來眼去和無可奈何。

加拿大地處西半球最北部，氣候寒冷，希望在大冬天有個避寒之地，平時也有個明媚溫暖的去處。就如英國人看中了正南方的西班牙的黃金海岸，加拿大人看中了正南方的特克斯和凱科斯群島。從上世紀初到本世紀初，曾有多名加拿大政府領導人根據民眾的意願，提出將該群島並入加拿大的建議，新斯科舍省也有意把該群島並入該省，而該群島也曾主動尋求與加拿大合併之路。可加拿大人缺乏英國人的果敢和魄力，總是猶豫不決，踟躕不前，既考慮到要修改憲法這個大事情，又遲疑於將該群島究竟作為屬地、還是作為一個省或某省的一部分吸收進來這個大問題；還擔心移民、旅遊、經濟等各個方面，結果讓英國人佔了先，伊麗莎白女王一說話，就把總督派了進來，讓米字旗而非楓葉旗飄揚在這裡的湛藍天空。

不過，合併不成看來也不影響加拿大人來這裡曬太陽、走沙灘、游碧海。我發現，到特克斯和凱科斯群島來的遊客，除了很多美國人外，其餘的就大多是加拿大人了。美國人在加勒比海還有別的去處，波多黎各、維爾京群島中的聖克魯瓦島、聖約翰島、聖托馬斯島和沃特島，都是美國的屬地，而加拿大人的旅遊選擇地相對地比較少，加上與特克斯和凱科斯之間歷時已久的「眉來眼去」，便都湧到這裡來休閒度假了。

如今，特克斯和凱科斯群島確實已成為旅遊勝地。過去因盛產鹽而被稱為「白金之鄉」，現在則因旅遊業的大力開發而被譽為「熱帶伊甸園」。為了吸引更多的美國旅客，群島特意請來美國的「七個小矮人」地產開發商修路、蓋房，讓這個公司的名字和建築物留在島上，使美國人愉快地想起迪士尼的第一部動畫片《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

格萊斯灣旁的「沙灘」度假村開了個緊靠沙灘的餐館，供應龍蝦、椰汁蝦、芒果和蝦色拉，取名為「海明威飯店」，儘管雲遊四海的大作家海明威從未涉足該群島。不過，飯店取這樣的名字，倒確實增添了吸引美國人的文化氣息。

返回美國那天，我發現該群島的開發還跟不上旅遊業的興旺——普羅維登西亞萊斯國際機場的候機廳簡直太小、太簡陋了，一批批離境旅客擠滿了候機廳，許多人沒有座位只能站得很久。

我也發現，幾乎所有旅客，所有男女老少，都是白人，沒有一個黑人，只夾雜着我們有數的幾個亞裔，而機場服務人員又幾乎都是清一色的黑人——這世界就是這樣。這人世間仍有差距。地球上還有屬地，還有沒有國家、沒有自己的國旗和國語的百姓。年邁的英國女王的手臂依然能伸得很遠。而這種現狀似乎還會延續下去，也不知究竟要延續到何年何月，不知聯合國非殖民地化特別委員會何時能完成其崇高的使命。

死於快樂

流沙

六十五歲的約瑟克是一位高山救援隊員，他在阿爾卑斯山的冰峰之間工作了將近四十年。現在他的身份已不是救援隊員，而是救援隊的後勤隊員。約瑟克總是覺得生活中的情趣越來越少，他知道原因，他不贊同隊長對自己的安排，他沒有老，他還可以進入冰川。

每年有許多登山愛好者進入山區，很多人到達駐地後，會打聽：「約瑟克在哪裡，我們怎麼沒有見到他。」一天，冰峰上發生了險情，一些業餘登山隊員闖關山峰斷層面，那裡發生了一次小型的雪崩。更為危險的是，當他們撤離時，有一對情侶失蹤了，有人看到撤離時進入了相反的方向。

三位救援隊員趕到駐地。此時天已擦黑，氣溫不斷下降。約瑟克穿上了防寒衣、定位儀、衛星電話和一瓶氧氣，他來到已啟動的直升機前，對救援隊的領隊說：「我無法控制自己，我必須跟你們上山。」

沒有人能阻止約瑟克，他們也覺得，帶約瑟克上去，這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再也沒有比約瑟克那樣對這一帶地理環境熟悉的人了。在約瑟克指揮下，隊員們很快找到了那對走失的情侶。他們來自英國的伯明翰，他們對自己「劫後餘生」感到興奮，當直升機捲着冰雪騰空而起時，他們唱起了歌。約瑟克也唱起了歌，他在直升機上有些手舞足蹈。是的，如果你是一位救援隊員，當救援成功而輕鬆時，也會這樣開心。直升機到達駐地，大家魚貫而出。但是約瑟克卻沒有出來，他好像睡着了。大家才發現，不知怎麼約瑟克停止了歌唱。

約瑟克死了。真的不可思議，所有人都懷疑約瑟克的死與救援有關，他們猜測可能受到了撞擊，或遭遇了低溫導致其心血管疾病。約瑟克家屬很想知道這樣一個曾經像牛一樣壯實的人，怎麼會死於一次救援。醫學專家對約瑟克作了醫學解剖，結果發現是死於心血管疾病。而此前，約瑟克數次體檢，都沒有發現有這方面的疾病。專家認為，約瑟克死於突然而至的快樂，這就像一個人無法承受突然而至的受傷一樣，嚴重的也會造成死亡。

約瑟克竟然死於快樂。這個結論，沒有人反對。因為所有人知道，攀登高山是他的生命，如果剝奪了他的愛好，他的生命也就黯淡無光。

人與事

人與事

人與事

人與事

閒話齋號

徐永清

自古至今，大凡中國文人的書房都有齋號。有的狀物，有的說理，有的抒情，有的言志；或雅緻，或通俗，均有個性，皆有情調。古話不說，老話也不談。就現代與當代而言，作家孫雲齋「芸齋」，寓意芸芸眾生中的一介書生，謙遜之極，令人敬佩。作家蕭軍齋號「蝸居」，其居雖蝸殼般狹小，實則心胸豁達。表達了作者心繫遠，虛懷若谷、氣度之大，令人仰慕。詩人徐嗣齋「一葦齋」，詩人從崇明島步入文壇，崇明島上滿是蘆葦。詩人以「一葦自喻，表達了對故鄉的眷戀，以及平凡樸實的本質。散文家趙麗宏齋號「四步齋」，人類在學步之時，手脚並用，謂之「四步」。作者自謙為「四步齋」，學步雖艱難而已。我有个文人的齋號曰「聽雨軒」，源於明朝無錫僅林黨領袖顧憲成所撰名聯。其聯曰：「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表達了讀天下書，做天下事的腳踏實地之精神。

文化經緯

徐永清

我也算個不大不小的文人，亦有幾千卷藏書，加之長期為文，耳濡目染，也漸漸「風雅」起來，也曾先後有過幾個齋號。最初叫「成蔭齋」，源於「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這一句俗話。抒發了不慕功名、一心筆耕的心態。

文化經緯

徐永清

好功名，慕虛榮。幾張退稿單，猶如醍醐灌頂，從此深刻認識到「汝欲寫詩，功在詩外」的道理。搞文學，讀書練筆是重要的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對生活的觀察，領悟與提煉。再者，功名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何況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於是堅信「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道理。投入越大，收穫也就越豐。

文化經緯

徐永清

其實世上最容易碰壁的是文人，文人好高騖遠，又自命清高，加之現實與理想的衝突，追求與失落的痛苦。年屆「而立」，經歷了些坎坷，也品味了不少酸甜苦辣。詩言志，歌詠言，齋號為心聲，於是「二改齋號為「五味齋」。

「近「二惑」，筆耕不輟，也有了幾塊「紅色根據地」，不時也有些約稿，正是擴大戰果的良機。大概世上沒有一帆風順的船，也沒有一路走直直的車。那年命運跟我開了個大大的玩笑：小人一設套，使我無端捲入一場紛爭；紛爭中，又遭惡人暗算，身受傷害，因而染恙。面對嚴酷現實，只好刀槍入庫，馬放南山，我的一枝禿筆也就封存了起來。人在乾渴的時刻，最希望得到甘泉的滋潤；人在病中的時候，最渴望健康的回歸。真是紙上得來終覺淺，事不經過不知難。

好在那時我還算清醒，得病伊始，我便四處求醫，並習練太極拳，修煉氣功。我先後曾拜好幾位武術名家為師，一邊修習，一邊研習功理功法，每日堅持，多年不輟。事物總是一分為二的，得病雖是壞事，但能使我從繁複的生活和人際關係中跳將出來。既沒有案牘之勞形，也沒有名利之纏身，無牽無掛，一下輕鬆許多。一時間覺得什麼叫清閒，什麼叫知足。其時雖不寫作，書還是讀的，還有「觀說」一文壇之心的。

為表明那些年的追求，三改齋號為「養怡齋」。出自曹操「養怡之福，可得永年」之詩句，這也是曹操的養生理念。曹操的意思是：只要好好保養、修煉，便可怡享天年。其實曹操是位大養生家，深諳導引吐納之術。試想曹公沒有良好的身心素質，怎能戎馬一生，東討西殺；又怎能寫詩作文，言志載道。曹操雖然僅活了六十五歲，但在一千八百多年前的社會，實屬高壽。現如今，雖說我已緩緩復出，但仍將曹操的養生之道奉為圭臬。只要青山不老，綠水才能長流！